

大姐

■陆琼

我时常想起大姐，不经意间，就想起许多有大姐在的场景。

儿子喜欢吃韭菜炒鸡蛋，做这道菜时我会想起大姐。大姐有一手好厨艺，荤菜素菜凉菜煲汤面食样样都拿手，色香味俱全。大姐炒菜几乎不用调味品，只有葱姜蒜和油盐，味道却出奇得好，不仅保留了食材原本的味道，还很健康。尤其韭菜炒鸡蛋，更是一绝。鸡蛋蓬松滑嫩，油而不腻，韭菜鲜活，颜色青翠。韭菜微微的辛辣冲淡了鸡蛋的腥味，翻炒融合的过程，香气四溢。黄色和绿色相间，配以少许红椒，不仅赏心悦目，还让人食欲大开。

在冬季的餐桌上，凉拌青皮萝卜是最常见的一道菜。把萝卜去掉了皮，切成厚一点的片儿或长条，放点酸酱辣子丁儿和蒜末，淋上少许酱油和小磨麻油，撒上盐，一盘脆生生、甜滋滋的凉拌萝卜就上桌了。卤熟的牛肉，切成薄片，佐以少许酱油，淋上麻油，加蒜苗、芫荽凉拌，芫荽的清香冲淡了牛肉的油腻。配上一盘花生米，一壶热腾腾的黄酒，坐在火炉旁，小酌一杯，烦恼尽消。每当我吃凉拌青皮萝卜和芫荽拌牛肉时，就会想起大姐。大姐做的凉拌萝卜和芫荽拌牛肉味道最好，同样的食材，同样的方法，不同的手，味道却相去甚远。因为大姐的巧手和对家人的用心，即便一盘普通的时蔬，也变得美味。

和面做包子的时候，我也会想起大姐，想起大姐帮我包包子、我帮大姐揉面剂的情景。说是我帮大姐，其实是大姐为了帮我找的由头罢了。心灵手巧、能干麻利的大姐哪里需要我这个“半瓶子”帮忙呢？倒是大姐心疼我一人包包子太辛苦，每年腊月二十八做包子时，大姐只要闲着都会来帮我。大姐做事麻利，她做的馅儿，料足味儿鲜，包出来的包子皮薄馅儿多，咬一口唇齿生香。

大姐是个嘹亮人，她个高微胖，短发齐肩，声音清脆。一年到头，总是忙忙碌碌。大姐为人厚道，待人热情，邻里之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只要说一声，就能看到她忙出忙进的身影，听到她爽朗的笑声。

2017年春节，大姐患了胆管堵塞的病，比较严重。趁着假期，先生带我们回去看望大姐。和往常一样，大姐听说我们回去了，很是高兴，见着她的小侄儿，更是喜欢，一见面就要抱，小家伙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不让大姐抱。那时的大姐，脸色蜡黄，人也瘦了不少。我心里有些犯怵，依着老人的经验，小孩一看见病人就哭不是好现象。我们问了大姐的病情，又问了治疗情况，建议她立即去大医院做手术，一向勤俭节约的大姐却坚持在家打针吃药保守治疗。

那时，大姐夫已经外出务工了。大姐的病就这样一拖再拖，直到我们不断催促，大姐才去大医院做了手术。手术后伤口因血糖过高的原因久久不能愈合，慢慢地，病灶又转移到肺部以及其他脏器。中途我们去医院看望才做完手术的大姐，感觉各方面都不错。所有人都没有朝那个最不好的结果去想，那么好的大姐，老天爷怎么会忍心带走她呢？尤其是我，更是坚信大姐治疗一段时间后就会康复。可是，生命是如此脆弱，病魔是如此无情。

2017年6月，气温很高，夏天又长。医院给大姐下了病危通知书。得知大姐要回去的前几天，周围的邻居们忙着帮大姐家收拾屋子，买菜买粮，翻晒被褥。

大姐回去的那天是个晴天，气温很高，连知了都热得闭了嘴。大姐鼻腔插着氧气，身体消瘦，两眼凹陷，全身笼罩着死亡的气息。我们都围在大姐床前，强忍住内心的悲痛，看着大姐。那样一个热闹、热情、叫喳喳的大姐这时躺在床上生命衰竭，同死神做最后的博弈。她努力睁大眼睛，看了每个人一眼。我看见很多人跟我一样，忍住眼里的泪水，努力给大姐一张笑脸。

我站在大姐床前，亲眼看着大姐的眼睛一点点闭上，脸颊两旁还有两行泪水，便再也忍不住悲伤，眼泪断了线似的流了下来，却发不出声音。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哭了起来，大姐终于还是去了，带着对亲友的不舍和牵挂，离我们而去。

大姐从没入过我的梦，可我却时常想起她，一想起她心里隐隐作痛，眼泪就要流下。

母爱

■郭迪福

记得二十年前，在家中的餐桌旁，母亲总是忙碌着，她的身影在厨房里来回穿梭，仿佛是一幅温馨的画面。

她的双手粗糙而温暖，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，也是她为我们烹饪美食的见证，每当我们品尝着母亲亲手做的饭菜时，都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爱意。

母亲的爱是无私的，她总是把我们的需要放在第一位。无论我们多么任性，她都会耐心地满足我们的愿望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突然想吃芭谷花糖，尽管那是制作程序极其麻烦的零食，但母亲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她连续忙碌两天，只为让我解馋，现在想来，心里不是滋味，也只有母亲才会如此，为让儿子一饱口福不辞辛劳。

那时候，母亲白天要挣工分养家糊口，只有晚上才是属于她的自由时间，所谓的“自由时间”实际上也是她的“拼命时间”。母亲要照料我们姊妹8人，手上有忙不完的活儿，都是“打夜工”完成的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她在鸡鸣以前基本上没有睡过觉，不是浆洗缝补，就是推磨转圈。

当时母亲不仅要照顾家里人吃喝，还要为我们缝制衣服和做布鞋。

在那个没有现代化设备的年代，母亲用她的双手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温暖的家。

母亲的手艺非常好，每一件衣物都是她用心设计和制作的，她做的布鞋既舒适又耐穿，每次穿上母亲做的布鞋，我都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家的温暖和舒适。

30多年过去了，在我的衣柜里，依然保存着一双由母亲亲手制作的崭新布鞋，如今成了传家宝。

那时，母亲的身影被煤油灯拉得很长，她的双手虽然粗糙，却充满了力量，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对家人的关心和对生活的热爱。

如今，虽然我们已经有了现代化的设备和便利的生活条件，但我永远也忘不了母亲在煤油灯下缝制衣服和做布鞋的情景。

那是我心中最温暖的记忆，也是我永远怀念的时光。每当我想起那个情景，我的心中都会充满感激。感谢母亲为我们付出的一切，感谢她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美好的家园。

母亲早已离开人世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如今我也步入了老年。人老了喜欢怀旧，年龄越大，儿时的记忆越清晰，母亲的身影越清晰。母爱深沉，照亮了我人生前行的路。



想起母亲

■王征珂

少年王郎，遗传了母亲星辰闪烁的瞳孔。遗传了她高亮的嗓音
咿咿呀呀的传统戏曲
和“莫要学邪、作恶”的告诫

中年王郎，遗传了母亲头额上一模一样的旋涡。遗传了民间的传说和俗语——
“儿长两旋，背娘过河”

有一年，当我从湖北省西北部赶到八百里之外的省城武汉把病魔缠身的母亲，抱到同济医院的诊断台上
泪水，冲出了我眼睛的闸门

年轻时富态、饱满的母亲
那年夏天，瘦骨嶙峋
甚至瘦到，只有六十多斤

又过了几年，苦楝树上枯黄的落叶
踉踉跄跄，秋天坠落在地
我听见内荆河水，呜呜哭泣
生我养我的母亲，凋零在62岁

清明征文启事

疏雨冷烟寒食，落花飞絮清明。清明时节，感时怀旧，总有一些人让我们魂牵梦萦，总有一些事让我们刻骨铭心，总有一些话让我们无尽怀想。

别时依依，芳草萋萋，故人频入梦，令我长相思，最好的追思莫过于将故人珍藏于文字中。今年，十堰晚报·秦楚网继续开展“清明·长相思”征文，为读者搭建一个追忆缅怀的平台，让你的思念倾泻于报纸，让你的心声被更多人倾听。征文即日起，十堰晚报将开辟专版，择优刊登。

征文要求：题目自拟，必须今年原创，拒绝一稿多投。诗歌不超过40行，散文字数不超过1000字。情长纸短，版面有限，请选取两三件往事，用动人的细节表达追思，不接受人物生平简历类文章。

投稿方式：1、发送稿件至邮箱：932877023@qq.com，要求作者留下详细地址、电话号码和姓名；2、发微博#晚报清明征文#@十堰晚报，关注十堰晚报微信，点击菜单“清明征文”按要求上传；3、在秦楚论坛文学版发帖，请注明清明征文。

征稿截止时间：4月5日。
作品一经采用，即奉稿酬。

